

PRESIDEN SOEKARNO

蘇 加 諾 總 統

RESOPIM

革 命 、 社 會 主 義
民 族 領 導

翡 翠 文 化 基 金 會

雅 城 • 1962

Presiden Soekarno
蘇加諾總統

RESOPIM

Pidato 17 Agustus 1961

革命、社會主義、民族領導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七日演詞

RESOPIM

革命、社會主義、民族領導

著作者：蘇加諾總統

譯者：左翰

出版者：翡翠文化基金會

發行者：翡翠文化基金會

lajasan Kebudajaan Zamrud

Mangga Besar IV R No. 5

(Pondok Rotan)

Djakarta V/19, Indonesia

印刷者：振源印務公司

1962年1月



Presiden Soekarno

蘇加諾總統

同胞們！

我們今天是多麼幸福！

今天，我們慶祝我國獨立宣言的十六週年紀念日。今天，我們的共和國屆滿十六週歲。今天，我們可以兩次提到「十七」這個神聖的數字。是兩次！因為我們今天經歷第十七回「八月十七日」。我們今天經歷八月十七日已十七次了！這就是說，我們今天正在經歷着無比神聖的第十七屆八月十七日！

這次獨立宣告日的特點在於：共和國誕生十六週年，和「十七」處在無比神聖的意義上。但並非僅僅如此。我們進入共和國的第三個「八年」，我們也進入「工作內閣」三大政綱的最後實施年度。因此，我們必須大夥一道來結結帳，就我們的整個鬥爭事業，並順帶就政府三大政綱的實施情況，編製客觀的盈虧表。不過不是採取一個會計員設置「雙重帳簿」的方式，而是開誠佈公，懷着火熱的赤心，既指出盈益，也不隱諱虧蝕。鬥爭越高漲，越猛烈，越尖銳，任務就越艱鉅，越堆積成山；要能担当起來，勝任愉快，便得具有批判的精神，甚至自我批判的精神。

我們生活在它的庇蔭底下已經十六年了，我們生活在它的陽光照耀底下已經十六年了。是的，庇蔭！因為，那「宣言」是民族意志的集中表現，是一切民族力量在總體上的集中表現，正由於其總體性，我們能夠堅持到現在，並且托真主保佑，也將堅持到時代盡頭。十五年多以前，荷蘭方面曾經說過，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不將經歷它的第二個「八月十七日」，因為它將毀滅，將由於它的「內部衝突」而自行分崩離析；然而，事實却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憑藉着它的「總體性」，已經堅持下來，至今第十七次經歷它神聖的「八·一七」。

還有它的陽光的照耀！當我們行進的時候，「宣言」指示着道路的方向。當我們疲倦的時候，「宣言」給我們以新的力量。當我們灰心喪

意的時候，「宣言」使我們又抖擻精神，振作起來。當我們中間有人越軌的時候，「宣言」給予我們手段向越軌者警告：他們走上了歧途。當我們勝利的時候，「宣言」號召我們繼續邁步前進，因為最終的目標畢竟尚未實現。

擁有那「宣言」的印度尼西亞人民是幸福的；他們幸福，因為他們有所庇蔭，因為在他們頭頂上有燦爛的陽光在照耀着！他們是幸福的，因為他們由于擁有那詞句雖簡單、但實際上却是他們心靈最深處蘊藏着的感情的集中表現的「宣言」，從而揭開了他們的人生觀，他們的存生目的，他們的處世哲學，和他們的生活奧秘。有着「宣言」及其所孕育的「一九四五年憲法序言」，就使得他們從此以後擁有可以每時每刻加以閱讀和仔細體會的人生守則。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像我們民族一樣，擁有那麼清楚而優美的人生守則。地球上甚至有許多民族完全沒有人生方針！

再聽一遍「宣言本稿」：「我們印度尼西亞民族，以此宣佈印度尼西亞的獨立。有關政權移交及其他事情，將于最短時間內，採取周密的方式予以辦理。」

再聽一遍「一九四五年憲法序言」：「其實獨立乃是一切民族之權利，故此，世界上的殖民統治必須取消，因為殖民統治不符合人道主義原則和正義原則。」

「而印度尼西亞獨立運動的鬥爭已經臨到幸福的時刻：把印度尼西亞人民平安地送到自由、團結、有主權、公正和繁榮的印度尼西亞國家的獨立大門前。」

「仰仗萬能真主的施恩，並在要過自由自在的民族生活的崇高願望推動之下，印度尼西亞人民以此宣佈自己的獨立。」

「繼之，爲了成立一個保護整個印度尼西亞民族和全部印度尼西亞國土的印度尼西亞國家政府，並且爲了促進公共福利，使民族的生活知識化，及參加建立以獨立、永久和平和社會正義爲基礎的世界秩序，因而在—部印度尼西亞國家憲法中安排了印度尼西亞民族獨立的表現形式，這就是民權至上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國家組織，它具有下列原則：

信奉真主，正義和文明的人道主義，印度尼西亞的團結，受到協商制——代議制度下開明思想所指導的民主，實現全體印度尼西亞人民共享的社會正義。」

那就是「宣言」及其所孕育的「一九四五年憲法序言」的內容。它多麼的清楚明晰！它多麼完美地描繪了我們作為民族的人生觀——我們的生存目的、我們的處世哲學、我們的生活奧秘、我們的人生守則！

因此，「宣言」和「一九四五年憲法」乃是我們內心狀態最深處的概括表述。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產生了一項「獨立宣言」和一項「獨立基本原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言」實在是一項「獨立宣言」和一項「獨立聲明」。對我們說來，「宣言」本稿和「一九四五年憲法序言」是一體。對我們說來，「宣言」本稿和「一九四五年憲法序言」是不能分割的。對我們說來，「宣言」本稿和「一九四五年憲法序言」是二而一。對我們說來，「獨立宣言」就是以「獨立聲明」為內容的。有的民族，僅僅擁有「獨立宣言」；再有些民族，只擁有「獨立聲明」而已。而我們則同時兼有「獨立宣言」和「獨立聲明」！

我們的「宣言」告知我們自己和全世界：印度尼西亞人民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民族了。

我們在「一九四五年憲法」及其「序言」中敘述的「獨立聲明」，約束印度尼西亞民族遵循自己的幾項原則，並且告訴全世界知道我們的那些原則是什麼。

我們的「宣言」是我們鬥爭的力量泉源和意志泉源，因此，就像我剛才說過的，我們的「宣言」是一切革命力量——有形的和無形的、實力的和道義的、物質的和精神的——總動員高潮時際的爆發產物。

我們的「獨立聲明」，就是「一九四五年憲法序言」，則提供一定的方針指南來給我們的民族獨立注入內容，以治理我們的國家，以明瞭發展我們的民族事業的目標，以忠誠于活在我國人民心靈中的心聲。

職此之故，我剛才指出過，我們的「宣言」是不能和我們的「獨立聲明」亦即「一九四五年憲法」及其序言分割開來的。

有「宣言」而無「聲明」，意味着我們的獨立是沒有哲學的。也就是說，沒有國民生活的基礎，沒有方針指南，沒有方向，沒有存在的理由，沒有從祖國大地上驅逐外國勢力以外的目標。

反之，有「聲明」而無「宣言」則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沒有獨立，則一切哲學，一切基礎和目標，一切原則，一切「主義」，都將只是縹渺的空想——虛幻的空中樓閣。

諸位同胞！不，我們的獨立的宣言並非僅僅具有消極方面或者破壞性吧了，意即消滅同我們民族的主權不相容的一切外國力量和統治勢力，徹底剷除我國土地上的一切殖民統治，從印度尼西亞祖國肅清掉一切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不，我們那宣言在誕生獨立之外，還誕生了和復活了最廣泛意義上的印度尼西亞民族的特性：政治特性、經濟特性、社會特性、文化特性——總而言之，是民族特性。

民族獨立和民族特性就像是緊連為一體的孿生子，不能夠沒有給一方帶來災難而加以分開。

同胞們！

我有意地在這神聖的一天，當着你們面前闡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言」的精神和意義。爲的什麼呢？這是由於我願望你們大家，尤其是領袖們，不論是小領袖還是大人物一類的領袖，無論地方上的領袖和在首都的領袖，政黨、工作階層組織、武裝部隊的領袖，男女青年的領袖，婦女領袖，甚至即使是部長級的領袖，都領會「宣言」的精神和意義。

因為，這種領會正是履行「解除人民疾苦的使命」的主要力量泉源。這種領會正是印度尼西亞社會主義由之湧現出來的無上偉大的泉源。這種領會正是我們如今正在實行並加以發展的「政治宣言——五斯德」主張由之噴發出來的金色聖泉。

正是這種領會可被我們利用作為避免和打擊大規模的越軌行動，或者糾正這里那里有時發生的小規模的越軌行動的力量泉源。

正是這種領會可被利用來悟知過去幾乎把共和國引向毀滅的大越軌行動。

正是這種領會可被利用作為靈魂的盾牌，使我們不再重蹈那些越軌行動的覆轍。

還有重要的一點！正是這種領會可被利用作為靈感的泉源、思想的泉源、意志的泉源、力氣的泉源，以便在現在正在蓬勃地成長發展並且我們努力使之成長發展的國民生活中，對發揚光大新的思想概念，作出積極的貢獻。

再說一遍，我們大家尤其是一切領袖們必須領會「宣言」和「一九四五年憲法序言」之間的連帶關係：獨立為了「團結」；獨立為了「有主權」；「獨立」為了「公正和繁榮」；獨立為了「促進公共福利」；獨立為了「使民族的生活知識化」；獨立為了「世界秩序」；獨立為了「永久和平」；獨立為了「社會正義」；「民權至上」的獨立；「信奉真主」的獨立；主張「正義和文明的人道主義」的獨立；基于「印度尼西亞團結」的獨立；基于「受到協商制度——代議制度下開明思想所指導的民主」的獨立；「實現全體印度尼西亞人民共享的社會正義」的獨立。——這一切都載于「一九四五年憲法序言」，而它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言」的產兒或者孿生兄弟。

對於真正領會我們的「宣言」和我們的「聲明」的人說來，「解除人民疾苦的使命」並不是虛幻的或抽象的。對他說來，「解除人民疾苦的使命」在「宣言」和「一九四五年憲法」中表述得顯著而詳盡。對他說來，「解除人民疾苦的使命」是最具體不過的。對他說來——亦即不是對那些冒牌者流說來，履行「解除人民疾苦的使命」就意味着效忠和服從「宣言」。對他說來，懂得「解除人民疾苦的使命」就意味着對人民有正確的態度和看法。人民並非供來驅策的坐騎，唯有人民在「宣言共和國」里操着主權。接受「解除人民疾苦的使命」，就意味着：熱愛人民，關心人民的利益，為人民服務，先人民之利益後自身之利益（或自己衣袋之利益、或自己錢囊之利益）。也有些領袖向人民呼籲，要人民「提防那些僅僅用政治宣言、我們革命的進程、五斯德和解除人民疾苦的口號作為招牌的人們」，而事實上他們自己先私後公，濫用權勢來中飽私囊。人民啊，當心這樣的「領袖」！並不是一切「頭等醬油」都

真正是頭等的！老兄，有許多是冒牌貨，有許多是偽品呀！

「宣言」和「一九四五年憲法」是兩位一體！多麼不尋常，多麼令人讚嘆！

是的，我總是響亮地表明，印度尼西亞革命乃是「舉世無雙」的革命——一個「與衆不同」的革命。我總是說，印度尼西亞革命乃是「多種合成的革命」、「五面革命」，是「一個世代裏許多革命的總匯」的革命。當然，那時外國有許多人們就說我是「有些迷亂」，說不定神經有些不正常。而那時我在國內也被「扣帽子」。我們一部份的知識份子，就是我稱之爲犬儒主義者（目空一切者）的那部份知識份子，或者沒有政治覺悟的那部份知識份子（我有時稱他們是喪失政治意識的人），認爲我剛才的說法純係「胡說八道」，或者「語無倫次」！也有說我是一個「煽動家」，還有的說我是一個「詞令家」，善于使用諸如「舉世無雙」、「多種合成」、「五面」等等之類的漂亮動聽的辭藻。但最令人可悲的是，那時有一些犬儒主義知識份子竟說我轉換了印度尼西亞革命的方向，轉向「左」方，轉向人民——勞苦大眾，轉向「複雜化、多樣化」，轉向「解除人民疾苦的使命的庸俗化」，及其他等等。犬儒主義者們大概不會切實注意「一九四五年憲法序言」的內容和意義！他們大概不明白，我們的革命自始就是「左的革命」，就是人民革命，就是「解除人民疾苦的使命」革命！他們甚至給我銜頭：「跳動的松鼠」——游移不定、時而這樣時而那樣。對於他們那些人，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他們不如去精讀「一九四五年憲法序言」，我並且勸告他們閱讀我的文集「在革命旗幟下」，那裏面收入了我卅五年來的文章。然後，我將問他們：我在那卅五年中是否反覆無常，是否「跳動的松鼠」，是否變色龍那樣變換顏色，抑或恰恰是有一條紅色貫穿着我卅五年間的政治路線？讓人民判別吧，究竟誰是跳來跳去的松鼠，誰是變色龍！

我再說一遍：我當初說印度尼西亞革命是一個「舉世無雙」的革命等等之類的話的時候，國內外就有某些集團瞎三話四，非議一通。但現在，在我們的革命經過十五年多的歲月以後，我以爲我剛才所指的國

內外某些集團有許多人已經開始領悟到我有關印度尼西亞革命同其他民族的革命相比較的推論的眞確性。現在，在我不久前訪問各國的旅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們的革命受到外界仔細的研究。有的將之作爲一個極其重要的實在現象加以研究。有的採取它作爲他們自己的鬥爭的積極經驗的泉源。甚至有採取印度尼西亞革命作爲鼓舞的泉源！

印度尼西亞人民是幸福的！他們那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爆發的革命，不僅再生了他們的民族獨立，而且也復活了他們的最廣義上的特性！「一九四五年憲法」及其序言不只是作爲一項要依照立法手續以及法律科學和國家學說的原則來安排我們的國家生活的憲章，不只是單純把美國憲法或者英國、瑞士的憲法及拿破崙法典各部份滙合于一處，而是一項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民族生活原則的聲明，是印度尼西亞民族的處世哲學。

其他許多國家是在宣佈了其獨立或者實現了其獨立之後才注意到其憲法的起草事宜，有時要花費幾年之久的時間，還經常發生這樣的情形：在它們的憲法起草當中，它們從外國憲法抄襲許多東西。

我們却不如此！我們的「獨立宣言」和我們的憲法是從祖國的胎腹中同時誕生出來的。

是的，我們不抄襲！我們的「獨立宣言」和我們的「憲法」體現印度尼西亞獨有的智慧，體現印度尼西亞獨有的發自良心的主張！我剛才說過，我們的「獨立宣言」和我們的「憲法」施行着印度尼西亞民族的處世哲學——一個關於印度尼西亞成員同其心意及其眞主之間的關係、成員同物質所有之間的關係（我們現在將之表現爲一個稱爲「政治宣言——五斯德」或者印度尼西亞的社會主義的廣泛方案）、印度尼西亞成員同成員相互之間的關係、成員同整個人類之間的關係（我們將之歸納爲人道主義、和平、民族間的友誼、民族間的正義、沒有剝削和壓迫、沒有人對人的剝削及民族對民族的剝削）的哲學。這就是自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言」發表後復活過來的印度尼西亞特性的絕對反照。

現在諸位懂得，爲什麼自從我們離棄「一九四五年憲法」而採用「臨時憲法」之後我們就越出正軌。

現在諸位懂得並且能够評價過去幾位制憲議會議員的越軌行爲：他們想更改紅白旗，想更改「大印度尼西亞」國旗，想更改國家的基本原則。

現在諸位可以了解我們革命將來的發展趨勢，我們革命今後的發展趨勢，並明白我們今後的「生活」是不能和「民族鬥爭」的歷史分開的，因而是不能和自始就反映在「民族鬥爭」中的「解脫人民疾苦的使命」分開的，甚且是不能脫離比「民族鬥爭」更早的時代的印度尼西亞歷史的。

不錯，來自我們祖先的思想遺產和社會遺產也有的已經不符合時代的要求了。但這不要緊！必須捨棄的，就捨棄它吧；能够改造的，就按照時代的條件加以改造吧！危險的倒是這樣的看法，就是認爲凡屬純印度尼西亞的東西都已腐朽和不良了。這樣的態度之所以危險，是因爲它使得我們以後過着半天吊的生活，過着沒有民族基礎的生活，過着脫離根本的生活——過着無所依附的晃來盪去的生活。如此的民族不僅失去成長發展的健全基礎（沒有土壤，沒有根源），而且尤有甚者：無論願不願意，它明後天在政治、經濟、社會與及文化各方面必將成爲外國勢力的玩弄品和攀架。如此的民族在一切方面都不具有自己的面貌。它的外貌不是自己內心的反映，而是外國打扮的一副難看面相。

當我參觀墨西哥城的一個博物館的時候，我的心靈是多麼受到感動。這個博物館是墨西哥民族鬥爭的歷史博物館。我感動，不僅是由于館內樣樣都佈置得極其齊整和有條不紊，並具有高度的藝術水平，而且也由于當我要步出這個博物館的時候，被寫在出口大門上的送別辭所吸引住。當時，我也請我的隨行人員注意這些優美和含義深刻的詞句。其譯文如下：

「我們離開博物館，但我們沒有離開歷史，因爲歷史和我們的生活同行進。祖國是一個古往今來的延續過程，我們大家全是爲它的偉大而苦幹的工作者。我們從已往時代接受當今時代所需要的力量，我們從已往時代接受爲明天的意願和鼓勵。讓我們領悟到和獨立自由有關的職責，使我們越來越配得起接受名爲墨西哥民族成員的榮譽。」

諸位，請留意墨西哥民族這種爲自己的鬥爭尋找力量的智慧。是的，我們力量的泉源不僅在於我們祖國無窮無盡的自然富源；我們力量的泉源不僅在於我們爲數幾千萬的人民；我們力量的泉源不僅在於我們國家處在兩大洲和兩大洋之間的險要的地理位置；我們力量的泉源不僅在於我們正在加以發展的技術科學；我們力量的泉源也在於我們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我們力量的泉源集聚在民族鬥爭的歷史之中；在「宣言」的精神之中，甚至也在我們從已往的繼承下來的民族歷史之中。歷史所遺存下來的一切智慧，一切意志以及作爲點燃我們過去的鬥爭的火燄的一切精神，都必須將之當成印度尼西亞民族特性的脊髓。

當你已經獨立自由了，就要記住往昔反對殖民統治的鬥爭的艱辛，使你仍然誠心誠意地向那些還受壓迫的民族的鬥爭提供一切助力。

當你已經發財致富了，就要記住自己往昔的貧苦，使你仍然對其他窮困潦倒的人表現善行義舉。

當你已經有學識了，就要記住你愚昧時的悲痛情景，使你能够感受到文盲者的苦況。

我這些話的要義就是：深刻了解充滿慘痛犧牲的鬥爭歷史，意味着深刻了解正義之道，而通過深刻了解正義之道，可深刻了解「解除人民疾苦的使命」之合理，而通過深刻了解「解除人民疾苦的使命」之合理，可深刻了解你對於「解除人民疾苦的使命」的責任。

同胞們！

那就是「宣言」以及和「宣言」有關連的「一九四五年憲法」的全部哲理的基本含義。

因此，我們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恢復實行「一九四五年憲法」，是再正確也不過的。通過恢復實行「一九四五年憲法」，我們重新發現了我們的革命——我們自從一九五〇年丟離了它，我們忘却了它，有時我們叛逆了它。

諸位還記得那丟離、忘却和叛逆的歷史經過。開始之日是「圓桌會議協定」簽訂之日。自此，自由主義就潛入印度尼西亞體內，而革命的志氣就被拋到九霄雲外，無影無踪。革命的火燄完全熄滅了，其灰燼則

飄落各處，成爲個人貪婪行爲，黨派利己行爲及各種越軌行爲和違法亂紀行爲滋生蔓延的肥料。

我目擊這種情形感到悲傷，我于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憤慨地喊出我的「停止！」的口令。這是我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演說中所使用的語句：

「我們所採行的政治制度，于廣大人民無益。我們必須重新檢討這制度，並代之以一種更適合我們民族的特性，更能領導走向實現確立社會正義的社會之目標的制度。

「給予我們民族一種不是亂來的民主吧！

「給予我們民族一種不是爾虞我詐的互助合作民主吧！

「給予我們民族一種『有領導地』走向社會正義的民主吧！

「給予我們民族一種有領導的民主制度吧！

「因爲放任集團或個人的形形色色的宗旨的民主制度，將使全民族的利益沉沒在災難的洪流中！」

那就是當我們憤慨地喊出「停止！」口令時我的聲音。

我有意地把那篇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的演說稱爲「決定的年頭」

是的！假如我們想在當時挽救革命，我們就必須敢于採取決定。假如我們當時想作爲國家和民族繼續生存下去，而不願在半途上死亡得沒有價值，我們就必須採取決定。

敵人知道我們要採取什麼決定，而走上歧途和反革命的印度尼西亞人也知道我們將作出什麼決定。故此，他們便對那決定進行反對和挑戰。他們終于在外國顛覆活動的支持之下，發動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革命政府」——「整體鬥爭委員會」叛亂。

我們對這極其嚴重的挑戰如何答覆呢？當我發表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演說的時候，全世界屏息凝神，傾聽什麼樣的聲音將來自剛受到嚴重挑戰、打擊的印度尼西亞？他們——全世界的人們，當然也包括敵人和那些走上歧途的印度尼西亞人，想知道我們的心情是否是「處在受壓抑的狀態下的心情，剛受打擊而渾身青腫、遍體鱗傷的人民的心情？」我們的聲音是否是心靈破碎的人民的聲音，是否是奄奄一息的人民的聲

音？

不！我們並不處在受壓抑的狀態，我們的心靈並不破碎，我們並不奄奄一息！我們反而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演說中表白我們堅強如鋼的決心。在我有意地題名為「挑戰之年」的那篇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演說中，我說：

「我們絕對站在挽救單一制國家的方面，絕對要恢復自己的特性，絕對站在實現沒有壓迫和剝削的公正而繁榮的社會的方面，絕對站在為爭取一個新世界、一切民族的社會正義和政治正義而鬥爭的方面。在國內，我們的態度是把挽救單一制國家和挽救民族特性及實現國民正義結合起來；在國際上，我們的態度是把爭取國際友愛和爭取社會正義結合起來。在國內，我們忠于『班渣西拉』；在國際上，我們也忠于『班渣西拉』。在國內，我們忠于『宣言』；在國際上，我們也忠于『宣言』。」

我們給予一切對於我們的革命的反對和挑戰的答覆就是如此。由於這種堅決而正確的答覆，並基於這種堅決而正確的答覆，我們的革命在一九五八年底得以挽救過來，得以「活命」，雖則尚未整個地取得最後勝利。

一九五九年更不在話下。我們三軍反對叛亂的實力行動，獲得了很強固的政治、心理依據。這政治、心理依據是什麼？這依據就是決定恢復「一九四五年憲法」和解散制憲議會的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總統兼最高統帥詔令。

我們恢復實行「一九四五年憲法」，印度尼西亞人民即時好比重護「法寶」，原來似乎消沉了的革命志氣重又振奮起來了！因此，我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發表了一篇和革命志氣的重振有關的演說，我稱之為「我們革命的重新發現」。

正是這篇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演說被人民稱為「政治宣言」而其基本內容亦被人民稱為「五斯德」。後來臨時人民協商會議就將這「政治宣言」批准為國家方針的綱要。

剛過去的一九六〇年來臨了。在一九六〇年中，不僅僅實力上的最

後勝利已開始顯現，精神越軌一大部份已能加以制止，而且「政治宣言」——「五斯德」方針的發展已經顯著化。不但表現在各處人民中間的精神傳佈上，而且在人民日常生活實踐中「政治宣言」——「五斯德」已經開始步步發展起來。由此之故，我在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七日能够發表一篇我稱之為「猶如天神奔臨天間——我們革命之進程」的演說，它被人民稱為「我們革命之進程演說」。

諸位，我們現在置身于日曆上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七日這一天。共和國的國齡十六週歲了。我們經歷了十七次八月十七日。首先讓我向真主為它這一向以來對共和國和對我的保護而表示感恩，並禱求我們大家今後繼續受到真主的庇護。其次我向諸位全體表示最深切的謝意，感謝諸位自覺地願意聽從我的領導，感謝諸位在應付和克服一切障礙當中心甘情願地作出犧牲，從而使得印度尼西亞民族的鬥爭手段如今變得更完備了，亦即：第一是革命；第二是進步的民族方案，其核心內容載列在「一九四五年憲法」及其「序言」之中，並由「政治宣言」——「五斯德」加以闡述。而這套配備在幾個月前又增加了第三件：革命領導。臨時人民協商會議（以諸位的名義）信任我担負革命大領袖和人民協商會議全權執行人的任務。如此，則——我是離開本人角度來說話的——我們鬥爭的精神條件就一應齊全了！這就是：

第一：革命；

第二：進步的民族思想意識（亦即「一九四五年憲法」加上「政治宣言」——「五斯德」）；

第三：民族領導。

這「三而一」的法則是放之一切民族而皆準的法則；這法則是普遍法則，也並非單純用于印度尼西亞民族的法則。沒有一個民族能够進行大門爭來急進地改變一個腐朽的狀態成為一個嶄新的狀態，而不具備這三個條件：第一、革命；第二、進步的民族思想意識；第三、民族領導。意即：凡是為了急進大變革的大門爭，必須通過革命，必須具有進步的民族思想意識，必須具有一個堅決的民族領導。再說一遍：為了急進大變革的大門爭，若無那「三而一」的條件，就不能進行得好！無此

「三位一體」，那大門爭就沒有可能順利進行和取得成就。爲了門爭的安全，爲了門爭的順利，爲了門爭的成就，那三件事情是一個整體，是一個單元，是一個統一體，彼此是不可分割的。全世界一切大門爭的歷史和實踐都是表明了這一點的正確性。凡在大門爭獲得成功的地方，就可看到那「三位一體」的存在。凡在某個門爭進行過渡或沒有成就的地方，就顯出沒有具備那「三位一體」的條件。有的民族進行革命，並具有民族領導，但沒有民族的方案或思想意識，因而其革命不知方向，拖拖拉拉，沒個結果。有的民族進行革命，具有民族的方案或思想意識，卻沒有民族領導，因而其革命猶如軍隊沒有將帥，羣龍無首，革命成爲爐中烈燄，只見火烟噴向四方，却達不到什麼目的。

有的民族要從事策划周詳的大改革。並具有民族領導，但不欲採取急進的革命方式來從事大改革，因而所求的「大改革」就表現爲不過是此處彼處的小改良。

我們現在却不如此！我們現在——我又是離開本人角度來說話的——具有那「三位一體」。這是「革命、思想意識、領導」的「三位一體」。或者是「革命、社會主義、民族領導」的「三位一體」。

此後，我們可以感到自豪。但我們不要感到滿足，因爲那「三位一體」才不過是一個條件的具備，尚須經過門爭取得成就，尚須經過門爭取得勝利。「三位一體」僅是爲使門爭順利並進而成功的一個條件。假如沒有展開門爭，假如我們不去擊破困難，假如我們不去攻克障礙，假如我們沒有傾注我們的一切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假如我們沒有最高度地發揮我們的韌性，假如我們沒有讓我們的汗水涔涔流下潤濕大地，那麼勝利就不會達到，門爭就不會成功。

取得一些勝利切勿自滿！在一個門爭階段中所取得的每一個勝利，只不過是爲下一階段的門爭增添一筆資本、一個手段而已！

然而，無論如何，現在我們革命的形勢是允許我們引爲高興的。歡欣鼓舞地熱烈慶祝當前的八月十七日吧，因爲現在的革命形勢給未來的時期提供了希望。即使熱烈的氣氛不能具體而顯著地表現出來，但由於那良好的希望之故，我們可在內心中感受到。而內心的熱烈感受，使精